



西方审美教育 经典论著选4_下

主编 朱立元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西方审美教育 经典论著选4_下

主
编

朱立元

副
主
编

栗永清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审美教育经典论著选. 第4卷: 全2册 / 朱立元
主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99-5323-3

I. ①西… II. ①朱… III. ①审美教育—西方国家—
文集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377号

书 名 西方审美教育经典论著选 第四卷(下册)
主 编 朱立元
责任编辑 王 岚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电话:0510-86022033)
厂 址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申港)(邮编:214400)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总 印 张 79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5323-3
总 定 价 220.00元(上、下册)
网店地址 <http://jsfhjyeb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总 序

1850年,鲍姆嘉登出版了他的 *Aesthetic*, 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正式进入人类的知识图景,其后,尽管美学的学科对象、性质等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鲍姆嘉登作为“美学之父”的学术史地位,却得到了绝大多数美学史家的认同。在随后的美学学科谱系中,“美的本质”即“美是甚么”的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美学研究中成为基本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它更是成了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鲍姆嘉登关于“美是完善”的表述,也被视作对“美”之本质的界说,为后世所重。不过,应当指出,鲍姆嘉登说“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就是美”^①,其实并不是在为美下定义,而是在强调感性认识“完善”乃是“美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众所周知,鲍姆嘉登创立美学(感性学)的初衷即在于补足哲学界对“感性认识”缺乏关注的局面,对鲍氏而言,“美学”之创立,除了以一种认识论的方式对人类的较低级的“感性认识”、“自由艺术”(即今日所谓的“艺术”)进行分析之外,其实不无为人类的“感性认识”立法之初衷。^②换言之,对鲍姆嘉登而言,美学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理论性的学科,同时也具有着极强的“实践性”,美学将为人为指明一条如何实现“完善的感性认识”的坦途,而这在他本人对于其著作的架构中也可以约略见出^③。

① 鲍姆嘉登:《美学》,第18页

② 鲍姆嘉登为美学所下的定义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第13页),在笔者看来,其中“美学”作为“美的思维的艺术”、“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的定义本身就较为直接地呈现出鲍氏心目中的“美学”包含着如何让人类的“感性认识”臻于完善的“立法”诉求。

③ 鲍姆嘉登的《美学》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在他的构想中,“美学”当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已经出版的两卷只是理论部分的大约三分之一(即他所说的“启迪学,关于事物与思维的一般规则”的部分),而“关于条理分明的安排的一般规划”的“方法学”和“关于用美的方式想到的和加以安排的东西的表达手段的一般规则”的“语义学”以及更具应用性的“研究在个别情况下如何运用的问题”的“实践美学”,鲍氏并未完成。(《美学》第17页)

鲍姆嘉登不仅专门开辟出一节讨论了“审美训练”的问题,指出“每当接受训练的美学家使美的认识有力地发挥作用时,通过这两种训练,不仅精神,而且情感和美的气质也能获得独特的技巧,并且由于适应而得以增强”^①,更明确指出,审美学说本身就包括“一切美的教养,即那样一种教养,对在具体情况下作为美的思维对象而出现的事物的审视,超过了人们在未经训练的状况下可能达到的审视程度。熟悉了这种教养,通过日常训练而激发起来的,美的天赋才能,就能成功地使星峰起来的,转化为情感的审美情绪——包括在珀耳修斯那里看到的那种‘尚未沸腾’的审美情绪——对准美的思维的某一确定对象”^②这已近乎是直接给出一个“审美教育”的定义了。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学之父”那里,美学其实本身就包含着指导人如何抵达“美”的,亦即“审美美育”的维度。“美育”不是美学的“应用”,而直接的就是“美学”的有机构成。

然而,或许由于过于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或许是由于鲍姆嘉登对于“实践美学”的思考未能形诸笔墨,“美学之父”之后,美育,或者说“美的教养”的问题似乎并未成为美学的核心,直至席勒《美育书简》的问世。

19世纪西学东渐大潮之中,“美学”通过其他“舶来之学”一道进入中国,1906年,王国维在《去毒篇》中首倡“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③,1915年,蔡元培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④,1917年,蔡氏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中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虽然第一代中国美学家们都对美育给予了高度重视,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更亲授美学课程,其对后世中国美学进程也着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产生极大影响的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在20世纪末亦再度重申了“审美代宗教”即可看做此种影响的表现。然而,理论家们的呼号与努力却并未真正“落地”。“美育”虽贵为“德智体美劳”五育之一,但在具体的教育中如何实施?教育工作者们却似乎并不了然,而美学家们对于美育的具体实践似乎也缺少足够的关注,甚至在美学家最为拿手的理论、学术史领域,关于美育的研究著作、美育史、美育思想史的著作也实为鲜见。

① 鲍姆嘉登:《美学》,第33页

② 鲍姆嘉登:《美学》,第34页

③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④ 蔡元培:《蔡元培文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在我们看来,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美育史、美育思想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的不足,显然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也正由于此,我们起了一个编辑西方美育经典著述的念头,承蒙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才有了这套图书。

这套图书的编辑,在我们自己,确实是有些希冀的。在许多人,也包括不少的美学爱好者甚至研究者看来,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的美学是象牙塔之内的逻辑推演,是不同理论模型、体系之间的思辨诘难,其实,在我们看来,美就存在于人生实践之中,美参与着个体乃至人类境界之塑造,而美育便是这种“参与”、“塑造”的行为本身。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为学术界对于美育的研究,教育界对于美育的实施,大众对于“美育”的重要性的理解提供一些帮助。自然,至于这些希望可否达到,还需要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是为序。

朱立元 栗永清

2013年7月10日

目 录

波兰卷	1
塔塔尔凯维奇	1
美感经验:概念史	3
德国卷	30
阿多诺	30
美学理论	33
伽达默尔	53
《真理与方法》	56
《交谈无能》	80
哈贝马斯	89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92
海德格尔	116
人诗意地居住	117
韦尔施	130
《重构美学》	132
汉斯·罗伯特·耀斯	145
《净化: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	147
法国卷	165
让·鲍德里亚	165
最美的消费品:身体	168
皮埃尔·布尔迪厄	189
纯美学的历史起源	191
杜布费	203

反文化的立场	205
利奥塔	209
后现代状态	210
雅克·马利坦	215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	217
茨维坦·托多洛夫	231
对话批评?	234
美国卷	244
阿恩海姆	244
艺术与视知觉	247
《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	258
艺术教育中的知觉促动	279
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	288
尼尔·波兹曼	294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297
哈罗德·布鲁姆	305
经典悲歌	307
韦恩·C. 布斯	325
文学教育的伦理问题	327
阿瑟·丹托	342
五 艺术的终结	344
埃伦·迪萨纳亚克	368
第七章 书写抹去艺术了吗?	370
杰姆逊	400
快感:一个政治问题	402
诺埃尔·卡罗尔	415
艺术、叙事与道德理解	416
拉尔夫·史密斯	442
艺术感觉与美育	443
赫伯特·马尔库塞	466
单向度的人	469

审美之维	488
苏珊·桑塔格	503
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	504
莱昂内尔·特里林	513
诚与真	516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531
全球化时代的美育	532
玛辛·格琳	564
《蓝吉他上的变奏》	567
苏联卷	603
德廖莫夫	603
自然界和美育	605
列·斯托洛维奇	620
审美价值的本质	622
让·斯塔罗宾斯基	627
波佩的面纱	631
英国卷	642
凯瑟琳·贝尔塞	642
重解伟大的传统	644
霍尔·福斯特	656
反审美:后现代主义的走向	658
赫伯恩	665
对自然的审美欣赏	667
安妮·谢泼德	680
美学——艺术哲学引论	681
特里·伊格尔顿	700
席勒和领导权	701
后记	715

波兰卷

塔塔尔凯维奇

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 1886—1980)是波兰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在美学、美学史以及艺术史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和地位。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第十一章《美感经验:概念史》中追溯了审美经验的历史,审美经验对于艺术的鉴赏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前启蒙时期的美感经验

早期,人们并没有区分“美感的”与“美的”范畴,“美感的”一词在18世纪中叶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前一直被纳入审美知觉的范畴。毕达哥拉斯采取“旁观者”的审美态度。希腊人认为美的知觉必须调动感官的凝神专注,并从中得到强烈的快感,近乎着迷。亚里士多德从品尝和痛饮之乐与观赏和聆听之乐的不同中把握到了美感经验的特质。柏拉图认为美在观念,普罗提诺主张灵魂的美是体验美感的先决条件。中世纪,阿奎那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波埃修、厄里根纳则发展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则认为美感经验的产生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前者强调内心美的观念的重要,后者主张灵魂降服于美。格拉维那认为对于美与艺术的反应是非理性的狂热。杜波斯的理论假定,人们发展美感经验的目的乃是为了补救无聊。

二、启蒙时期的美感经验

启蒙时期,人们厌倦了“甚么是美”这样的问题,转而追问“人们欣赏甚么”。18世纪的英国以趣味来区分美丑,夏夫兹伯里开创了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后由艾迪生、哈奇生所推行,但在美感经验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夏夫兹伯里认为美是对象的一种客观的性质,哈奇生则认为美是一

种感觉的性质。休谟的“趣味说”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博克认为细小、光滑、柔软的物象产生美。英国经验派为美感经验的知识奠定了基础,却没有得出审美经验的清晰的意念。德国的鲍姆加登主张美感经验是一种感性的认知。康德完成了英、德的美感经验概念的综合,认为美感经验以非概念性、无利害性、形式性、主观性以及普遍性等为特征。叔本华的“观照说”主张美感经验只是一种观照。

三、现代美感经验

近百年来,由于心理学的发展,美感经验获得了详实的资料,但许多学说都言过其实。冯特、费希纳等心理学家主张美感经验是一种特殊的“基本的审美感情”。快乐主义学说是诸多显学中比较原始的一种,桑塔耶那主张美是事物的性质的快感,弗莱恩斐尔斯主张美感经验的价值恒等于它所包含的快感。克罗齐认为美感经验是一种直觉,费德勒主张心灵在对艺术的美感经验中,发现到关于世界的视觉本质的一种解释。幻想主义与认知理论对立,认为美感经验是一种有意的幻想。哈特曼和盖格认为美感经验中感情都是假造的、不真实的。迈农认为我们在剧院所下的判断都是虚构的,而布劳斯坦则辩称扮演才是虚构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出现在所有美感经验中。游戏说认为美感经验是游戏,如席勒、斯宾塞等人。菲舍尔、李普斯的移情说存在诸多疑点,并非每一种移情都会产生出审美的效果。观照说近百年来也有不少附和者,并且产生了一些自然结果:闵斯特堡的“孤立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被人继承用来描绘美感经验全部特征的康德的“无利害说”,以及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之后还有极端反理智的“欢乐说”。上述种种学说之间存在冲突,美感经验被解释为主动过程(移情说)和将它解释成一种被动过程(观照说)正好相反。

四、美感经验理论的遗产

柏拉图为美感经验产生的条件即心理机能奠定了理论基础,启蒙时代寻求是哪些心理机能对美感经验负责,众多审美经验理论是关于审美态度的。各种美感经验理论之所以言过其实,是因为它们难以把美感经验和日常经验区别开来,而且美感经验的概念并不明确。英伽登认为审美经验是多重的,在不同的阶段,美感经验截然不同,在当代,美感经验理论是多元化的,对于本书作者而言,美感经验也没有一个定论。

(李 兵)

美感经验:概念史

第一节 早期的历史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大部分有关美与艺术的著作,都具有心理学的性质,它们的主题通常总是人类对于美和艺术的感应,也就是所谓的美感经验;美感经验的属性、元素和发展都被考察过;它所需要的心理态度,其性质也被追究过。它被认定是美学的主题;不仅这样,还被认为是美学仅有的主题,相比之下,其他的课题都显得有些虚幻、无稽。

19世纪的思想家们都陷于幻想,自以为他们自己是美学的革新者,开创了心理学的美学。其实这也是一种夸张,因为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有些作者发表过关于美和艺术的心理学各种意见。确实,他们只是少数人;而今天所流行的一般性的课题,在过去也很少被人接触到。究其原因,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问题似乎显得太简单:世界上原本到处都有美,任何人只需要有一双眼睛并且用它们来看东西,他就能知觉到美。何况说得更确切、更宽泛一点,凡人都必须能够知觉到美,并且都假定对它会采取一种适当的态度。

就一切可能性来考虑,有关美感经验的讨论可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他的论著被第欧根尼·拉尔修译成拉丁文,其中有一段提到:“人生就好比一场体育竞赛,有人像摔跤者那样在搏斗,有人像小贩那样在叫卖,但是最好的还是像旁观者的那一些人。”

我们可以设想,古代的希腊人用“旁观者”这个名称来表示那些被认为具有审美态度的人,而实际上,他把这种态度跟旁观者的态度看作同一回事。这一段文字开启了美感经验的概念的历史,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可以把它当作名言来看待。

1. 美的认知(Cognitio aesthetica)

在早先的许多个世纪里,即使那些对美感经验有兴趣的人,也没有把它称作美感经验:名词是后起的,概念本身也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概念与表示它们的名词并非生于同时这个事实的一个古典的实例。

“美感的”(aesthetic)这个形容词,显然源于希腊文。希腊人用 αἰσθησις,这个词来表示感觉的印象,再配上 νόησις这个词来表达思想,这两个名词也各有其形容词的形式。αἰσθητικός和 νοητικός分别表示感觉的和理解的。在拉丁文中,尤其是在中世纪通行的拉丁文中,它们的同义词

是 *Sensatio* 和 *intellectus, sensitivus* 和 *intellectivus*; 而 *sensitivus* 有时则依照希腊文被称作 *aestheticus*。所有的这些名词都被用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里面; 不过, 只限于用在理论性的哲学里面; 在作美、艺术以及与这些相关的经验的讨论时, “美感的”这个词还没有被用到, 这种情势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进入 18 世纪, 整个情势还未改观。

时至 18 世纪中叶, 在德国, 作为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学派哲学家之一的亚历山大·鲍姆加登, 一方面保持了古代人所作的那项介于理解的和感觉的认知之间的区分 *cognitio intellectiva* 和 *sensitiva*, 同时又给它一个令人吃惊的新诠释: 他把感觉的认知 *cognitio sensitiva* 视同美的认知, 并且用一个希腊文/拉丁文合璧的名词 *cognitio aesthetica* 或简称 *aesthetica* 来称呼有关美的认知的研究。像这样, 从近代的拉丁文开始, “美学”(“*aesthetics*”)这个名词和“美感的”(“*aesthetic*”)这个形容词才双双进入近代的语言之中。

名词像这样被吸收, 既不直接, 也不完全。起初只限于德国的沃尔夫学派。其他的学派则嫌它们有些粗俗而不予采用。康德对于鲍姆加登的著作十分熟悉, 起初对于他的名词弃而不顾(在《纯粹理性批判》里), 随后(在《判断力批判》里)才接受了它。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在 19 世纪初, 美学这个名词被用作赫尔巴特和黑格尔著作的名称。像这样, 美学连同逻辑和伦理学, 变成为哲学一大分支的名称。

当“美感的”这个形容词被用来标明过去事实上无以名之的种种心情、经验以及对艺术和美的情绪感应时, 它就随同名词普及开来。教人深感惊奇的是: 不只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各特·厄里根纳和托马斯·阿奎那在没有名词的情况下讨论过这些感觉, 即使 18 世纪非常先进、非常近代的英、法两国的美学家们的处境也是一样。相对于一个至少被讨论了两千年之久的现象而言, “美感的”一经验证算得上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名称。若就它的语源来看, 一切都显得令人不可思议, 因为其中没有美, 没有艺术, 也没有快感。一开始, 甚至在 19 世纪, 人们对这一名词的使用还不无疑虑, 海涅的美学概念还包含着一些造作和夸张的成分, 不过这种情形很快就成为过去。

这种自 18 世纪以来被称作美感的经验, 在之前的各个世纪里曾被简单地界定为美的知觉。甚至在今天, 还是照样流行着一种想法: 认为美感经验跟美的经验是同一回事; 如果打算界定美感经验, 只要说“这是一种

美的经验”就够了。其结果,由于“美感”经验的概念一向发达,以致学者们都不曾关心它的定义,而只关心它的理论。那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认识美感经验十分容易,要想去表述它的特征和要素却显得相当困难。

不消说,界定美感经验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简单事。美学家们在以往曾经区分出类如:雄伟、生动、妩媚、悲剧的以及喜剧的这些近似美却不同于美的种种性质。但是对于这些性质的经验,通常都被包含在美感经验之中。照这样看来,“美感经验”这个概念的范围,毕竟不同于“美的经验”这个概念的范围;当然与“艺术的经验”这个概念就更加不同了。这三大美学概念——美、艺术与美感经验,或者采取形容词的形式来说,便是美的、艺术的和美感的——其中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范围。

2. 凝神专注(Concentration)

我们在前文引述毕达哥拉斯发表的有关美感经验的主张,可以说是有其缘由,并非事出偶然,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相当自然的一项见解,那就是认为美的经验只是对于美的知觉和注视。在古代人心目中,无论是知觉或旁观(希腊文是 *ὑεᾶ*)的概念,其用意都很广泛:它包括了学生和观众的态度;不过后者必是看得专心,瞧得真切,才能算数。毕达哥拉斯的想法,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为了知觉到美(无论是在自然里或在艺术里)。无论是谁,都必须把他的眼光集中在它上面。

不过,从很早以前,这个概念便由耳至眼,扩展开来,因为不独是眼睛,耳朵也同样是知觉美的器官。正如为了知觉视觉的美,一个人必须集中他的眼光那样,一个人为了把握一首乐曲之美,他也必须要注意倾听,把他全副的听觉集中在它上面。这个概念,也就是美的知觉必须是某一感官的集中注意,甚至各种感官的集中注意,符合了希腊人的目的,因为相对于希腊人而言,这个概念即使不是他们的美学的一个终极的目标,至少也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曾以十分简单的方式表示说,我们对于美的知识乃是出于各种感官: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匀称,我们的耳朵听到了和声。但是关于诗歌之美的情形又如何呢?他们觉得那也得全靠听觉带路。在诗歌中,也诚如昆提利安后来所描写的那样: *optime iudicant aures*,我们的耳朵成了最好的判断。巴比伦的第欧根尼留下了一句名言说:要想欣赏诗,一个人只要具备一对“陶养有素”的耳朵就得了。(Phidemus. *De musica*, 11)

3. 着迷(Enchantment)

这种关于美感经验的初步意见,也就是把美感经验视同旁观者(或旁听者)的经验的意见,在希腊早期曾由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个完满而成熟的表现方式:不只是表现在他的《诗学》里,也表现在他伦理学的著作里。不过由于被表现的内容都被隐藏在其中,所以长久以来,美感经验的学说都未曾被学者们所注意,尤其是在很少被人读到的《犹德穆伦理学》里。它虽然被考虑得十分周详,情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承认他没有用到过美感经验这个名词,但实际上,他所描写的正是我们用那个名词去称呼的经验。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相当复杂的。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出我们所经验过的感觉上的六大特征,那是我们认为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所以成立的依据。且依照亚氏提出来的说法:

(1)它是一种从注视或倾听中得到的强烈快感的经验,由于这种快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感受到它的人很难摆脱得掉它;(2)这种经验使得意志中止,凡经验到它的人都“仿佛着了海妖的迷,意志全被解除了”; (3)这种经验实际上具有各种程度的强度,而且经常会显得“过度”;但比起其他别种的快感来,这种经验虽然过度,也没有人发现它会遭人厌恶,至于其他别种快感,一旦过了度,就不免令人厌恶;(4)这种经验乃是人的一项特征,它只属于人;其他的生物固然也有它们的快感,但那都是从滋味和气味中得到的,不像人从视觉和被知觉到的和谐中还能感受到快感;(5)这种经验虽然源于感官,却不全靠它们的敏锐:动物的感官通常比人类的感官要敏锐得多,但是动物并不因此就能感受到这一类的经验;(6)这一类的快感源于感觉的本身(而非生于今天所谓的联想):要点在于感觉可以自身为理由而被享受,或因它们所关联,激发乃至期待的事物而被享受,例如:佳肴和美酒的气味之所以令人愉快,是因为它期待着品尝和痛饮之乐,然而,观赏和聆听乐在它们的本身。不消说,品尝和痛饮之乐,总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亚里士多德将带有生理条件的快感与其余的快感相对。虽然当时他未曾将后者称之为美感(花了两千年的时间,这个名词才算获得它当今的用意),但是根据他的描述,显示他所表示的正是我们用那个名词所称呼的事情。事实上,他已经把握到了美感经验的特质。

4. 观念(Idea)

有关这类经验的另一种学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早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便已经形成了。柏拉图的美学主要是关系到美的学说,但

也旁通到美感经验的学说。柏拉图追寻真实的美,不在物象之中,而在观念之中。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知觉到物象的美,但不能知觉到观念的美;其结果,为了知觉到一种理想的美,柏拉图势必要给灵魂规定出一种特殊的才能。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致力描述的是审美的态度,而柏拉图所致力描述的,则为体验美感必不可少的一种心灵的能力。柏拉图坚信,这种能力内在于人,这构成了他在美学史上的主题;它在柏拉图的后人们那里一再出现。尤其是在古代衰落之时,它明显地出现在普罗提诺的作品中。

普罗提诺主张,唯有那具备了与生俱来的内在美的人,才能知觉到存在于世界中的美。他并且宣称:“除非灵魂本身成其为美,否则它就见不到美。”像这样,他看出了这一项体验美感的先决条件,不只是为了拥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少不了它,甚至要想拥有某些道德的以及精神的品质,以表现出心灵的崇高,也都同样少不了它。

早期希腊的文献中,关于美感经验的论说,只有少数流传了下来,而且还是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这几位大师的贡献,这都是极富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们不仅包含了有关美感经验的早期的记述(其密切性恐怕是难以超越),而且也包含了有关产生这种经验的心灵才能的早期的省察。

5. 灵魂的内感(Sensus animi)

比起古代来,中世纪的学者们对美感经验的问题兴趣并未减少,但是很少加入甚么新的观念。原则上,凡是古代的观念、概念和学说都被保留了下来。例如:认为美感经验基本上就是注视和聆听。它不需要与寻常的观众和听众所采取的态度不同。阿雷佐的古义多于11世纪间在他的著作上(Micrologus. P. L. CXLI. C. 393)曾经说:“悦耳动听的事物的甜美,神奇奥妙地直透人心。”(delectabilium rerum suavitas intrat mirabiliter penetralia cordis.)

托马斯·阿奎那在他主要的著作《神学大全》中,接受并阐扬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类特殊的美感经验的学说。我们可以在阿奎那的书上读到:“当一头狮子望见一只鹿或听到它的动静时,它不免见(闻)猎心喜,然而一个人却能经由其他的感受体验到快感,这也就是说,他不单从食物中得到快感,并且也能从感觉印象的和谐(proper convenientiam sensibilibium)中得到快感。生于这些感官的印象,透过它们相互间的和谐一致而激发快感。这种情形正当一个人听到完美的和声时所领受的快

感那样(sono bene harmonizzato)。由此可见这一类的快感是跟维持他的生存无关的。”阿奎那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其见解虽与后者大体相近,却显得更为积极。他把审美的态度跟受到生理条件限制的态度区分开来;前者只在人之中被发现,却不能在动物中被发现。他写道:“单只是人能在感觉对象的美中找到乐趣。”(in ipsapulchritudine sensibilibium secundum se ipsam.)

当阿奎那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际,其他中世纪的学者们则致力于发展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观念。他们认为人以一种特殊的感官去知觉美,这种专属人的官能使人体验到美感。波埃修在这里充当一个介于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中介者的角色,他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一样,主张为了知觉得到美,一个人必须先有美在其本身之内。他写道:“我们享受到声音的适当的组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由相同的方式组合起来的。”(Institutio musica, I. 1.)

中世纪的学者们在人之中寻找使人得以知觉到美的特殊才能;他们还试图去界定这种才能,并且为它命名。约翰·斯各特·厄里根纳将它称之为“灵魂的内感”(interior sensus animi),而圣波拿文都拉则将它称之为“精神的视觉”(a “spiritual vision”),这些思想都源于柏拉图的传统,正如阿奎那的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一样。

由于美的感觉这个观念在当时变得很普通,所以厄里根纳采取它并不显得有甚么新奇,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持有另一个在当时显得新奇而且不寻常的观念。这个观念虽是出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但他把它表现得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厄里根纳把审美的、观赏的态度——也就是旁观者的态度——跟实用的态度对立起来,也就是把欣赏跟贪婪对立起来。有些人被美好的事物(例如,厄里根纳提到花瓶)所引诱,究其所以,是由于他们的贪婪和占有欲。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东西还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不仅可能,而且正当,这种可能有的正当态度,其中“既无贪财之想,也显现不出其他任何的欲望”。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在一个美的对象之中,只见到“造物者及其作品的壮丽”。厄里根纳用宗教性的名词所表明态度,正是我们认为宜于对美所采取的态度。他写道:“那些以贪婪的态度接近形象之美的人,都在作孽。”

6. 灵魂的降服(lentezza)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们也都保持了先前的那一种信念,就是认为